



三國志文類第十八

書疏

魏

雍丘王曹植上大發國士稚弱書

衛覬言愛民惜費疏

劉廙請太祖不親征蜀疏

又謝原罪疏

段灼理鄧艾疏

高柔上妖言疏

又請咨訪三公疏

又請優待博士疏

又請罷修宮室放出嬪御疏

又請弛殺禁地鹿疏

雍正王曹植上大發國士稚弱書

特大發士息及取諸

國士植以近前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乃上書曰

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
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霆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
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
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以之所投命雖有今上會之
徒泊然不以為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

為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何王以
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願當叛
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
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
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
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
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
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
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
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

城頽不足以自救况皆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徇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愚誠以揮涕增河鼯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甚有廢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者卧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瘡盲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

大者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使為可使耘鋤穢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獵則衆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許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晝若晝晦悵然失圖伏以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牖原憲之宅也陋巷單瓢顏子之居也臣才

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陛下聽臣悉還部曲
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紱追柏成子仲之業營顏
淵原憲之事居子臧之廬宅延陵之室如此雖進無
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伏度國朝終
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于世繩維繫於祿位懷
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逍遙於
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肉潤
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之
衛覬言愛民惜費疏時百姓凋弊而役務方殷覬上疏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

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
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
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
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
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
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
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于
狸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
以為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為三群士陳力各為
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于困急是

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
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
有金玉之飾食之有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則徹
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
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
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
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
入為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
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
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

故立僂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
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
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劉廙請太祖不親征蜀疏

太祖在長安欲親征蜀廙上疏曰

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言故能成功於千
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耻於下問亦欲
博采必盡于眾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
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能用弱燕
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即墨者夫自為計者雖弱
必固欲自潰者雖強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三十

三國志文苑 卷八
餘年敵無不破強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威而孫權負險于吳劉備不賓于蜀夫夷狄之臣不當冀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寇未捷非闇弱于今而智武于昔也斯自為計者與欲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弊于外而不卹民于內也臣恐邊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

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可高枕於廣廈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修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虞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又謝原罪疏

魏諷反虞弟偉又為諷所及當相坐誅太祖今日叔向不坐弟

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徒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

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

用筆陳

段灼理鄧艾疏 并詔

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旱又為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強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

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縣車自投死地勇氣陵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特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御名御名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弘大度釋諸嬖嬖忌受誅之家不拘叙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立祠今天下人民為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為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尸

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謚死
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葬一人而天
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為者寡而悅者
衆矣 詔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
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

高柔上妖言疏民間數有排謗妖言帝疾之
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

日疏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
又將開凶狡之群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
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民

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
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

又請咨訪三公疏魏初三公無事又希
與朝政柔上疏曰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
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
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
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
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
疑輒議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

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
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
納焉

又請優待博士疏

臣聞導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
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為務遂使儒林
之群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于撥亂之
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
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
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

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
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
以崇顯儒術即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
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措紳競慕臣以
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
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

又請罷修宮室放出嬪御疏

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天
繼嗣未育柔上疏曰

二虜狡獪潛自誦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
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

使吳蜀知人虛寔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正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群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

內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 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又請弛殺禁地鹿䟽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

厚加賞賜
柔上疏曰

聖主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

防刃不能禦示至如榮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畧不收充
元之命寔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糜鹿之
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
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
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預矣

三國志文類第十八

三國志文類第十九

書疏

魏

孫禮辨平原地界疏

辛毗上百姓勞役疏

楊阜諫治宮室弋獵疏

又上伐蜀遇雨不進疏

又上營洛陽宮殿疏

高堂隆諫治殿取鍾疏

又言星孛大辰疏

又言用法深重疏

孫禮辨平原地界疏

字德達遷異州牧太傅

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廉能決之虞
為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
壙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
以擾楚又壙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讎
如令所聞雖舉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
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
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主以桐葉戲叔
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
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
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
言下書云圖不可用
當參異同禮上疏曰

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百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

寔以王翁河為限而郇以馬丹候為驗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虛訟詐疑誤臺閣竊聞眾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畛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檣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

辛毗上百姓勞役疏帝方修殿舍百

竊聞諸葛亮稱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辨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模之畧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甚令於其上作臺觀已具諫諍門

楊阜諫治宮室弋獵疏

字義山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

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

臣聞明主在上群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早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絺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愍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

陸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
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
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
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
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
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少女
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
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
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
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于天下以安

衆庶以示遠人

又上伐蜀遇雨不進疏

大司馬曹真伐蜀
遇雨不進阜上疏

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
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况有災異而不
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
專精應答側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通以儉聞者諸
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闕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
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
之間進無所畧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

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飢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還

又上營洛陽宮殿

帝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凋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

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物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高高在上寔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閭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為家言豐屋之禍至于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

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
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
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
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
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
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高堂隆諫治殿取鐘

青龍中大治殿舍而取長安大鐘隆上疏

曰

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既鑄
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冷州鳩對而弗從

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
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
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
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
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
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
新教發響商卒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
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
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

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

又言星字大辰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啓宮室則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畧齊民不堪命皆存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與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為先然後稽古

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夫也今之宮室寔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擘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悟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

又言用法深重疏

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必須良佐用能庶

續其疑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教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

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

三國志文類第十九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

書疏

魏

高堂隆言百役繁興疏

又疾篤口占疏

詔答曰

棧潛上息役睦親疏

高堂隆言百役繁興疏

青龍五年明帝愈增

大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芳

林之園建昭陽殿于太極之北鑄作黃龍

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

不辰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
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
物隆上疏
切諫曰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
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
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
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
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
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
二載災青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于此堯舜
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

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
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
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
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
耕稼者寡飢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
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
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
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
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
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

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于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

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為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

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
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
於不亡昔漢文帝賢明之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
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
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
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
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
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
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魚多
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

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
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
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
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
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
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
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
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下敢以告從命奔
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二世曰
為人主而不忍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

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為世誠書
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又疾篤口占疏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
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渙
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塞使神人嚮應
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王可邁五帝可
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莫不思紹堯
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蚩笑季世

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
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
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
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九截鹿臺
之金巨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為哉然矣
辛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
尚臺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
上之音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為墟不夷于隸紂
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
明王之胄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

修聖道乃嚮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
百蠻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洪暉
豈寤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
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
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
變至于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
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瓜曾
未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
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徃徃棊跣鎮撫皇畿翼亮帝室
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寔賴朱虛斯蓋前

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
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輟自輿出
歸還里舍若遂沉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 詔曰生
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
未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
守節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

棧潛上息役睦親疏

字彥皇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疏斥潛上疏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群生熙育兆庶故方
制四海匪為天子裂土分疆匪為諸侯也始自三皇

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
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時厥後
亦因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
帝業文帝受天明受廓恢皇基踐祚七載每事未遑
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
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
運百姓含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
松荆山窮谷怪口瓊玦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為甸
服當供藁秸銍粟之調而為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
之穢豐鹿兔之數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

物大潰上減和氣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
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
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揔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
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
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敵函以制六合自以為德高三
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
由枝幹既朽本寔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
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
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成
王幼冲未能蒞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

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
願陛下留心開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一

書疏

蜀

諸葛亮臨發漢中疏

又言關中虛弱疏

譙周上後主游觀聲樂疏

譙周請後主降魏疏

蔣琬上襲魏疏

吳

魯王與太子齊衡疏

步騭上獎勸疏

又上多糾舉疏

諸葛亮臨發漢中疏

亮率諸軍北征漢中臨發上疏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解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聰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寔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又言關中虛弱

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上言曰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臣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

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遠疲於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陟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

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閭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

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種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關之役

譙周上後主游觀聲樂疏時后主頗出游觀增廣鼓樂周乃上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寬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鼓布四遠于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緼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強屠王郎吞銅馬折

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姚
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
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
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
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
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
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
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
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
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勦力

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若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若不廣
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
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
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
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譙周請後主降魏疏時鄧艾已入陰平百姓

止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蜀之
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
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
為自古已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

入于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并吳
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
再辱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
為之計然後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及
測何至南之有乎群臣或難周曰今吳未
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
宿事勢不魏不裂土以封陸下者周請身
陸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陸下者周請身
諸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
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乃上疏曰
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謂不
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
丞相亮南征兵勢偏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
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

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
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
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
必速叛三也昔王即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
偏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
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
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
遂適南勢窮乃復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
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已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蔣琬上襲魏

琬字公琰以為昔武侯數關

若乘水車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河襲魏

與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眾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

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

艾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

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寔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吳

魯王與太子齊衡疏時魯王霸有威寵與太子和齊衡願潭上此疏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表盜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盜辨上下之儀陳人亂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步騭上獎勸疏騭修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

之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既別行狀因上此疏

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郢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孽子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

甚

又上多糾舉疏時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騰上疏

伏聞諸典校擢扶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臯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寔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騰黨神明受罪何

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顧雍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

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
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
以威姦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
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
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
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
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
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一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二
書疏

吳

薛綜請交州擇人疏

華覈上徙廣州疏

周瑜上劉備治公安疏

諸葛瑾步騭上理周胤疏

虞翻上吳主書

駱統上征役疫癘損民疏

陸遜上仕進未得所疏

又上擊劉備疏

薛綜請交州擇人疏

字敬文時呂岱從交州還綜懼繼岱者非其人疏上

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從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譯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

趾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教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瘴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曰南郡男女保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眾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

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
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數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
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取為髮
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
糲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
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
肯起歆猶迫彊萌恣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眾攻
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
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
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

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
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
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
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
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
恭服所取相怨很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
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遠定會仍召出呂
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
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猶此言之綏邊撫裔
寔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

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
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數
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
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
成效度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
者則群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
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
思

華歆上徙廣州疏

時薛瑩徙廣
州歆上疏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

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
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大史令丁孚郎中
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
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
往事所供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
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
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
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
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
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悽悽為國惜之寔欲使卒

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海壑無所
復恨皓遂召瑩還為左國史

周瑜上劉備治公安字公瑾時劉備以左將
軍領荊州牧治公安瑜

疏此

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
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
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
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
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擧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

不納

諸葛瑾步騭上理周胤疏

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
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
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
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
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
漢之布信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
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
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

宗廟傳於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
乃闕苗裔報德明功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
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况於瑜身沒而未久而
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
於興繼為胤歸訴乞旬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
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

虞翻上吳主書

時孫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

世豈有仙人也權謂翻曰非一遂從翻交州權即尊號翻因上此書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
奉承革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

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輜毫釐罪惡莫
大不容於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
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
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
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
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
罪

駱統上征役疫癘損民

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

上此疏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上為疆富制威福為尊貴耀德

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

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剝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

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
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
以辨其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息患為治副稱
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
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
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
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
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

陸遜上仕進未得所疏

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未得所遜上疏曰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

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
悽悽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
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

又上擊劉備疏

權命遜拒劉備備圍至夷陵遜上疏曰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
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
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
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
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
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二

三國志文類第二十三

書疏

吳

陸遜陳時事疏

又上取珠崖疏

陸抗上政令多闕疏

又上閹官預政疏

又乞宥薛瑩疏

又上百姓疲弊疏

又疾病上疏

孫登臨終上疏

羊銜上兩宮不和疏

陸遜陳時事疏

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強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

又上取珠崖疏

孫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

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眾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眾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殊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眾今江東見眾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飢寒臣愚以為宜育養

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克
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

陸抗上政令多闕抗聞都下政令多闕
憂深慮遠乃上疏曰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
以兼并於疆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
九服非徒闕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海以西而已
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疆庶政陵遲黎民
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
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
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

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
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感
死生契濶義無苟且夙夜憂懼念至情慘夫事君之
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特宜十七條
如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

又上闔官預政疏時何定弄權闔官
預政抗上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
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已來爰及秦
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
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

愛易移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胄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又乞宥薛瑩疏

時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

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

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台立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屬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

又上百姓疲弊疏

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
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
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
武之才効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
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
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
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哀而我已大病矣今爭
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
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丹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
小之勢異也况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

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
釁伺隙庶無悔吝

又疾病上疏

抗拜大司馬荆州牧疾病上疏曰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
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
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
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
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
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
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

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疆對內
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
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傳相輔導賢
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
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
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
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

孫登臨終上疏

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
念當委離供養埋皆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
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感以此為哽結耳臣聞
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
折况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
多亦何悲恨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
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
下流之恩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
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
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

恪才畧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願譚謝景皆通敏有識
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
國士之風羊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
真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修虞翻志節分明凡此諸
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
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
與政事備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
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衆以財
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弊姦亂萌生是以
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

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
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蹇蹇在
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棕朱據呂岱吾
粲闕澤嚴畷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
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
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
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
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况臣登其能已
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羊銜上兩宮不和疏

特孫和為太子孫霸為
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

殊項之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霸不穆之敢聞於權耳權禁斷

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度封建子弟所以
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
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
望竊從下風聽采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
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
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
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
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
寔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

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
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
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
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
之語易以聞遠聞達之日敢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
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
以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盲巍巍鎮社
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
清地晏萬國幸甚矣



監

--	--	--	--	--	--	--	--	--	--	--	--	--	--	--	--

史
六
卷
三

